



那麼華麗的誤用 那麼壯觀的無聊 朱駿騰〈疲倦的沸騰〉

A Splendid Misuse, Magnificence and Senselessness: Chu Chun-Teng's *The Foaming Weariness*

文 | 張晴文 Chang Ching-Wen

在 2011 年「臺北美術獎」的展覽中，朱駿騰的作品〈疲倦的沸騰〉（2010）是以挫折開場的。一個被放在牆面小平台上展示的轉接插頭，被一束光線斜斜照亮，像個悲劇主角在舞台上獨秀，燒燬的三個孔洞正好變成一張衰臉，臉都歪了，整個無言。四周有米飯氣味，有鍋蓋不停輕觸著鍋身的震動聲音，接著是一串各式各樣轉接頭連接而成的超長引線。原來是這些轉接頭沸騰了這鍋飯；又原來是這樣的串接用電造就了那個燒壞的接頭。

這件作品是朱駿騰在英國倫敦大學哥德史密斯學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畢業創作之一，也可以說是幾年英國經驗的思考和反映。這些經驗無可迴避地指向他自身，而不只是短暫的狀態映射。這件作品也是一則比喻，一如他近年創作慣用的手法—製造一個哭笑不得的事件。

1. 誤差：歪掉的臉

被孤立在展場牆面上，以戲劇化的燈光來突顯的那顆轉接頭，像是關於作品的一則序。旅行的人知道，世界各國的插頭規格多至十數種，為了讓手邊的電器能夠「適用」於各種不同的規範，變通的方式就是以一個轉接頭來轉換、銜接原本可能天差地別的兩端。

旅行是短暫的，轉接頭那麼便宜行事地解決了麻煩；而

人們生存在一個社會裡，便不是短暫幾日的適應問題。意識到「轉換」和「適應」的必要性之前，必定得先意識到「自己是誰」。或許這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當衝突不那麼立即，含混模糊還過得去；但遇上了不得不直面思考的處境，才會發現這竟不是此生可以清楚解決的困惑。也迫使人只有硬著頭皮面對下去。

這顆放置在展場前面燒壞的接頭，做為一個「失敗的轉換者」，它的功能失效並非因為不良的設計，而是失當的使用。它再也無法讓誤差縮小，甚至變成一個無用之物。曾經的熱血努力，卻換來現在這副變形的模樣，具體而微地說明了一件事：縮小誤差的過程絕不平順，燒壞，也只是剛好而已。

2. 誤差：直指自我

朱駿騰剛到英國求學的時候，因為語言和文化的隔閡，低調地生活了一段時間。前半年他幾乎無法創作，唯一可以說話的朋友是一株盆栽，後來那盆栽枯死了，怎麼挽救也無法喚回，於是成為他在英國發表的首件作品〈拯救計畫 I〉。觀眾站在高處，透過望遠鏡看見放在遠方的一棵植物，被一盞檯燈照亮，上面還有一張很小的字條，寫著「I am fine, thank you.」。很多人在觀看這件作品時並未注意到或者並未想辦法看清楚字條，僅只遠遠地看見一棵植物在那裡。這樣的誤差對於朱駿騰而言是被允

許的，一如每個人的處境不一定都能獲得他人的注意、理解，更別說是體會。

這樣的作品來自做為一個台灣人在當時的體驗。當你告訴別人來自台灣，一個做為他者的處境便會立即浮現，「永遠有一個無法突破的距離在這之間產生。就像主流和非主流之間就是一個權力關係，你擁有權力，所以能站在一個較高的位置觀看，可以有你的想法。」¹被凝視的那一方，似乎無力在對話之中多解釋些什麼，或者為彼此的距離做什麼有效的努力。

無法言語並不真的因為語言能力，而是一種「自外於某一群人」的情緒。我知道自己不是「他們」。「開學第一天我一直很焦慮一件事：到底我要介紹自己的中文名還是英文名字？這麼蠢的事我想了三、四天，結果兩種都說。」（後來和同學熟識了，大家笑他：這是你的第一件作品吧？）這個小故事表面上看來只是連如何介紹自己都拿不定主意的糗事，但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更大的內在焦慮——對於自己的陌生。雖然確定了「我」不是「他們」，但是，「我」又是什麼？「到學校第一天的那個衝擊，在於好像你一輩子都想變成白人，但你不可能變成白人。既然不可能是白人，那你什麼？尤其身為台灣人，這個問題再自然不過了，那就在你的血液、身體裡面，只是以前無法面對或者找不到切入點，而且那個切身是一整輩子都無法迴避的，太可怕了。」



▲ 朱駿騰，〈疲倦的沸騰〉局部，裝置，綜合媒材，2010

在〈疲倦的沸騰〉裡，那只大同電鍋以氣味、聲音，和有點難定義的狀態，演出了一段焦慮的自白。大同電鍋是帶有台灣象徵的物件，也是許多留學生依賴的電器。展場裡正在烹煮的米飯回應了台灣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在這裡被引以為喻的自我認同，並不在這鍋飯的實體內容呈現，而是它激動的状态、冒煙的狀態，也或許可以說是吵雜的狀態，是感官上你我都非常熟悉的狀態。

3. 誤差：華麗的誤用

〈疲倦的沸騰〉以電器的誤用，來製造自取其擾的焦慮處境。本來無事，經過誤差式的操作，讓衝突顯得更尖銳。不斷沸騰的電鍋，仰賴展場的工作人員定時加水，讓它一直處在高溫的狀態，這種使用方式超出了一般常理，更別說電源是來自各國規格的轉接頭轉接再轉接的結果。

這件作品讓人焦慮。這個焦慮很直接地來自眼前令人不敢置信的通電方法，一種我們在日常生活裡憑常識就可

以判斷的危險，以及不會小題大作的行事方式。各式各樣的轉接頭，在這件作品裡扮演一個溯尋自我的台灣人可能經歷的反反覆覆思考過程，關於自我的理解，關於太多轉譯再轉譯的思想，太多透過各種媒體灌輸的訊息，其間存在各種大大小小的衝突與誤差，可能相安無事，也可能導致災難（就像那個歪掉的臉）。〈疲倦的沸騰〉令人發笑的關鍵，也在於這一串沒事找事的轉接頭，它是那麼華麗的誤用，那麼壯觀的無聊。而這個和常識之間的誤差成為作品的高潮，它點燃了焦慮，不是展場失火的焦慮，而是一種更為內在而頑強的焦慮。

關於「我是誰」的焦慮。

挫折、焦慮都是極為關鍵的感受，這些內在情緒在這裡被以自嘲的方式展現。對於朱駿騰來說，個人經驗差不多也是這樣，面對可能一輩子都很難釐清的混亂，自嘲至少還能苦中作樂。而那一串華麗的轉接頭，輾轉曲折，幾個成功接續電力而發亮的燈示，就像突然想清楚什麼那樣讓人鼓舞。最終，沸騰的電鍋熱氣蒸騰，不斷噴發的



▲ 朱駿騰，〈疲倦的沸騰〉局部（圖左為燒壞的轉接頭），裝置、綜合媒材，2010

水蒸氣證明了那個無可捉摸的東西確實存在。這個由誤差串連起來的過程，還確實創造出能量（頗令人安慰）。

4. 誤差：繼續

朱駿騰在 2008 年之後陸續發表了幾件和文化差異、尋找自我認同相關的創作，包括〈Music〉（2008）、〈How kind of you to let me come〉（2009）、〈The Rain in Spain Stays Mainly in the Plain〉（2009）、〈Come Back! My Fair Lady〉（2009）、〈台灣 台灣〉（2011）等，其中有幾件是從電影「窈窕淑女」發想而來。在英國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經驗，被朱駿騰以「痛苦」來形容。「對我而言，我跟劇中的奧黛莉·赫本（Audrey Hepburn）也是同一個立場，好像都有一個被植入的觀念，要一直接近西方。包括當時我去英國讀書，好像也只是為了去而去。在那電影裡可以看到一個血淋淋的衝突，如何被歌舞片稀釋掉殘忍的部分，讓我實在看不下去。這個經驗太紮實地回到自己，我非常清楚。」這個衝擊讓朱駿騰看見了自我以及關於文化位階之間的衝突，甚至，現實生活是不斷前進的，儘管意識到這樣的問題，誰也沒有辦法獨斷地從中抽離，教時間教世界慢下來等你想清楚再說。因此，朱駿騰的許多錄像作品採用一鏡到底的方式拍攝，目的在於呈現整個時間性的過程，演員所有脫序的、呆

滯的、誤差的片刻，也都沒得說情地成為作品最關鍵的部分。

不容 NG 的現實，讓誤差變得更難以忍受。

而〈疲倦的沸騰〉藉由突顯誤差，呈現內在焦慮所在。所有來自日常生活的物件的誤用，擴大了感官的衝突，這些來自生活的平凡事物，意味著和生存息息相關、睜眼開門就必須面臨的立即性問題。關於文化和自我認同的疑惑，具體地在一個個校正以及適應誤差的過程裡度過，以消除焦慮，以減少挫折。這段無盡的路程一如展場裡不斷沸騰的大同電鍋，僅以躁動的狀態證明我仍存在（我很好，謝謝），以及我如何存在、為何存在的內在問題。而這段疲倦的路程，也或許只有等到自己能夠定義什麼是誤差的時刻，便可以不再焦慮。

（本文作者現為藝評人、《藝術家雜誌》策畫編輯、台灣藝術大學藝術與文化政策管理研究所博士）

註

1 筆者與朱駿騰的訪談（2012 年 1 月 12 日於台北秋惠文庫）。本文其他引用朱駿騰語，皆出於此。



▲ 朱駿騰，〈疲倦的沸騰〉，裝置，綜合媒材，2010